

# 略論同詞疊用的同位語

刁晏斌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

本文所謂同詞疊用的同位語，指的是以下這樣的句子形式：

他知道這番經歷將使他從此變成另外一個男人——一個決不會做慾望俘虜的男人。

(《第十二幕》下162頁)

也許他原本是一個精靈，這片莊稼地裏的一個精靈。(《大化之書》，《花城》99.2)

在這樣的句子中，同位語與本位語中心語相同，即同位語是由本位語添加若干修飾限制或領屬性成分而構成的，所以稱之為同詞疊用的同位語。

關於這種類型的同位語，以前討論得似乎不夠，因此我們也知之不多，有鑒於此，本文擬對這種形式進行比較全面的討論和分析。

由疊用的詞語的詞性來分，同詞疊用的同位語有以下兩種類型：

## 1. 名詞性詞語疊用

即同位語是由一個名詞帶上一個或幾個定語構成的。這樣的用例最多，例如：

- (1) 他趙子輝行騙靠的是風度，那種讓人感到很直率，很缺心眼兒，很容易上鉤的風度。(《愛個明白》95頁)
- (2) (老舍作品的語句) 蘊含着幽默的生活氣息，親切的京味——二十年代的京味。(《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啓蒙》308頁)
- (3) 曾莉華的故事就是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身上交織着好女人、強女人、壞女人的複雜的人生故事。(《打撈失落的歲月》，《當代》99.3)
- (4) 一個獨身女人，一個三十歲還不結婚的獨身女人，這本身就是一個大秘密。(《完美的旅行》，《天涯》99.2)

以上同位語中的定語都是修飾限制的，以下則是領屬性定語的用例：

- (5) 這時你望裏一看，你就能看到一條龍的幽靈，這就是那條龍的鬼魂，那條涇河老龍的的鬼魂。(《前面的路》，《人民文學》99.6)
- (6) 要知道，三白不論是在倉米巷還是大井巷，可都是為了去找房子，三白與芸娘的房子呵。(《浮生》，《收穫》99.3)

此外，還有同一同位語中修飾限制性和領屬性定語並存的用例：

- (7) 其實，也不是甚麼花，只是夜的氣息，那些白晝裏被人的熱潮聲氣壓着的，萬物的氣息。（《誰翻樂府淒涼曲》，《人民文學》99.2）

以下是多個同位語並列的用例：

- (8) 他的自信是他唯一的財產，個人財產，精神上的財產。升值、保值或貶值，全由他自己調控的財產。（《又是中秋》，《十月》97.1）
- (9) 他的臉色多像泥土，潮濕的泥土，陰霉的泥土，被草汁浸綠的泥土，沾着眾人腳印的泥土。（《新中國》，《芙蓉》99.3）
- (10) 他們談到了蛇，城裏的蛇與山野的蛇。（《樹與林同在》，《中國作家》99.1）

## 2. 謂語性詞語疊用

即同位語是由一個謂詞性詞語帶上修飾語或在中間插入其他成分構成的。

這類同位語以動詞性的為多，例如：

- (11) 他學會了擁抱，熱熱鬧鬧，亦真亦假的擁抱。（《永遠有多遠》，《十月》99.1）  
上例中的「擁抱」是作為動作名詞使用的，在句中作了賓語，而以下則是純動詞性詞語，在句中作謂語，疊用的詞語前插進的是一個狀語。
- (12) 這裏的老百姓很苦，他們缺錢，十分缺錢。（《那時我們曾經年輕》，《黃河》99.3）
- (13)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我趙子輝佩服的人，但我佩服你，打心眼裏佩服你。（《愛個明白》121頁）
- (14) 還有那八十畝地，你不是一直想要到你哥哥手裏嗎？可現在它們歸我了，輕輕鬆鬆地歸我了。（《第二十幕》上25頁）
- (15) 她把頭髮剪了，徹底剪了。（《流放者歸來》，《小說界》98.6）
- (16) （他）卻不知道對斯大林情有所鍾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我的母親》，《黃河》99.1）
- (17) 有甚麼了不起的，只要你撐起來，頂天立地地撐起來。（《朱顏在一九六六年》，《北京文學》99.3）

以下的用例有所不同：

- (18) 學生們實際上是沒有把農民當成人，當成和自己平等的人。（《精神和文化記錄片斷》，《花城》99.1）
- (19) 我的腳型特難看，可我的嗜好是買鞋，買各式各樣的鞋。（《愛個明白》63頁）
- (20) 出事了，你家老K出事了，出了大事了。（《習慣痛苦》，《十月》99.2）

以上三例中，前兩例的同位語是對本位語的擴展，即在動賓詞組的中間插上一個定語，從而完成對動賓詞組中賓語的補充說明，後一例則要更複雜一些，它的同位語有兩項，其中後一個與前兩例相同，而前一個則是加上了主語。

多項同位語的用例再如：

- (21) 她忍不住笑了，花骨朵綻開一樣的笑，迎接一切事物的笑，消融距離的笑。  
（《光和影子》，《收穫》99.1）
- (22) (我) 撫摸那黑色，墨綠，雨水中濕透的顫慄的墨綠。（《源上的朝朝夕夕》，《中國作家》99.3）
- (23) 那一定是清爽，豐厚，豐厚的清爽，清爽的豐厚。（《多倫多之戀》，《十月》99.2）

例(23)與前幾例不同，它的本位語有兩項，而同位語則是由兩項本位語顛倒複疊而成的。

以上用例中，同位語都是與本位語緊挨着的，但是，也有為數不多的用例中，二者之間還有別的成分，這樣的用例如：

- (24) 一個人站在窗子前，製藥廠背後一棟破房間的窗子。（《別動》，《花城》99.2）
- 上例中的本位語是「窗子」，它與方位名詞「前」組成了一個方位詞組，而這「前」也就隔開了同位語與本位語。以下各例都是如此，只是隔開二者的詞語在句中所做的成分多有不同。

- (25) 這是一個漫長旅途的開始——拋棄家鄉的旅途。（《完美的旅行》，《天涯》99.2）
- (26) 他想在社員上工之前偷摘幾把殘花然後溜走。棉花杆上沒有摘乾淨的殘花。  
（《越活越明白》，《收藏》99.3）
- (27) 他說：「——下次我給你帶些書來，很正經的書，給你作參考。」（同上）

以上都是同詞疊用的例子，此外，還有一些同位語與本位語「略同」，即大同小異的用例，也就是說，二者所指相同，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我們認為也屬此類，可以看作上引用例的「變體」。例如：

- (28) 徐紅梅不是學習唱歌，是用歌聲來配合跳舞，鍛煉身體的那種舞蹈。（《不要與陌生人說話》，《池莉文集》五302頁）
- 上例中本位語是「舞」，而同位語中心語則是「舞蹈」，以下各例大致均為此類。
- (29) 於是她看見了坐在她腳邊的那個孩子。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兒，或者說，一個少年。（《完美的旅行》，《天涯》99.2）
- (30) 他尋求的是一種感覺，新鮮感刺激感。（《愛個明白》63頁）
- (31) 她還聞到林建義身上淡淡的香水氣息，像葵花一樣的香味。（《平安夜》，《中國作家》99.3）
- (32) (琴聲) 又像是人聲，女人柔軟而堅定的聲音。（《大化之書》，《花城》99.3）

以下兩例略有不同：

- (33) 還有一件事，一個死亡事件，是在靜悄悄中發生的。（《完美的旅行》，《天涯》99.2）

(34) 雲緯的心徒然覺出一股疼痛，一種類似沸油濺上皮膚而起的那種灼痛。（《第二十幕》180頁）

例(33)中「事」與「事件」單獨使用時意思並不相同，但是在此處卻所指相同。

例(34)「疼痛」和「灼痛」雖然有方式及程度等的不同和差異，但是，它們畢竟都是一種「痛」，因此，也可以說是相同的。

以下，我們對同詞疊用的同位語作一小結。

### 1. 本位語與同位語之間的連接方式

除少數同位語與本位語隔開的用例外，絕大多數情況下，二者都是有緊挨着的，它們之間用各種標點符號隔開，其中最常見的是逗號，其次是破折號、句號等。此外，還有個別用冒號連接二者的用例，如：

(35) 我知道，天下所有的生命都仰望着它，承受着它的重量：光明的重量。（《大化之書》，《花城》99.2）

### 2. 本位語在句中所做的成分

名詞性和形容詞性的本位語幾乎都是賓語，另有一個做主語的用例（例4），而動詞性的則幾乎都是謂語，另外，還有為數不多的做補語的用例，如：

(36) 十四歲的女孩絕不會平白無辜地那樣看他一眼，很長很深的一眼。（《阿曼達》，《中國作家》99.1）

(37) 這類事如發生在別人身上，一般人的身上，那麼就有個違反甚麼道德的問題。（《我在幹校的日子》，《黃河》99.3）

### 3. 同詞疊用同位語的表意特點及作用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有人已經作過某些論述，比如吳竟存、梁伯樞《現代漢語句法結構與分析》一書，把這種同位語稱為「遞進複指」，對其特點是這樣談的：

遞進複指「指同一事物」的幾個成分，其核心詞語相同，前一成分添加若干修飾限制的詞語即成後一部分，前後成分層層遞加，不能顛倒位置。單獨看，前一成分所指範圍比後一成分寬，但在遞進複指中，前後成分並列，實際均指同一對象。<sup>1</sup>

在考察了更多的用例後，我們覺得以上論述多少有點絕對化了，即並不是所有的用例都是「層層遞加」的，因而，它們的位置也有可能前後顛倒。一般來說，當本位語前帶上修飾限制性的定語時，前後顛倒的可能性比較大，比如例(2)，也可以說成「蘊含着幽

1 語文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273頁。

默的氣息，二十年代的京味——親切的京味」；而例(25)未嘗不可以改為「它是一個拋棄家鄉的旅途的開始——一個漫長(的)旅途」。

我們認為，同詞疊用的同位語在句子中，都是在某一方面或者是從某一角度對本位語進行補充說明或進一步描述的，這就是它的最大的表意特點和作用。

關於這種形式的長處，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編著的《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一書中談到以下兩點：

一個是擴大了同位語的範圍，就是說也可以在主名後邊放個傀儡性的同詞加名，再憑着這個加名前邊的定語來對主名作注釋；另一個是可以把它作為一個用來拆散長而複雜的定語的後備結構，就是說，如果定語多，中心名詞前容納不了，就可以把這個名詞複疊一下，再把一些定語分配到這第二個名詞上邊去。<sup>2</sup>

#### 4.同詞疊用同位語的來源

凡是談到這種形式的論著，差不多都會提到，它的產生是「因為翻譯的關係」或「受翻譯的影響」，而這實際上就是在指出它的來源了，雖然說得比較籠統和簡略。

實際上，類似的現在印歐語言中是比較廣泛地存在的，如英、俄、德、法等語言，都有大量的用例。當然，由於語法體系的不同，在不同的語言中它們的稱名等會有不同，如俄語中後附的部分稱為接續成分。

目前，我們還不能精確地指出漢語中這種原來沒有的形式究竟是首先從哪一種語言中引進的，不過，就漢語中外來形式引進的主要來源是英語這一點來看，直接由英語中引進的可能性最大。

薄冰的《英語語法》一書中指出：「有時同位語和其所說明的名詞是同一個名詞。」書中舉的例子是：

she won her first victory, a victory that was applauded by the public.——她獲得了一個勝利，一個得到公眾歡呼的勝利。<sup>3</sup>

我們在閱讀英語作品時，也發現了許多類似的句子，以下酌舉兩例：

(38) Methought, I heard a voice cry, "Sleep no more! Macbeth does murder sleep,"——the innocent sleep; Sleep, that knits up the ravell 'd sleeve of care.——(Shakespeare "Macbeth" II 2)——我彷彿聽見一個聲音喊着：「不要睡了！麥克白已經殺害了睡眠！那清白的睡眠，把憂慮的亂絲編織在一起的睡眠。」(莎士比亞《麥克白》)

2 商務印書館1959年12月初版，177頁，另外，本文所用「同詞疊用」之名，也取自此書。

3 開明出版社1999年3月第二版，460頁。

## 第二幕第二場)

上例中，第一個"sleep"是動詞，後三個都是名詞，其中第二個是本位語，而後兩個及其所連帶的成分都是同位語。

(39) you haven't understood the play, Henry, It is exciting, very exciting. (Jennifer Bassett "William Shakespeare")——你沒有理解這部劇，亨利，它會令人振奮，振奮不已的。(杰尼弗·巴塞特《威廉·莎士比亞》)

上例中的"exciting"係動名詞形式，正可以與漢語中的謂詞性同位語相比較。